

吴坤定 闻性真 主编（下册）

聊斋志异精选注译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聊斋志异精选注译

(下)

吴坤定 闻性真 主编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主编 吴坤定 闻性真
注译 王兰锁 韦月珍 庄海泉
师小平 曲 仲 孙恒年
李 冰 郭 谊 阎慰鹏
滕秋耘

聊斋志异精选注译

吴坤定 主编
闻性真

*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27.5印张 568千字

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,900册

*

ISBN 7-5059-1448-0/I·1003 定价：11.40元

云 翠 仙

梁有才，故晋人，流寓于济，作小负贩。无妻子田产。从村人登岱^{〔1〕}。岱四月交，香侣杂沓，又有优婆夷、塞^{〔2〕}，率众男子，以百十，杂跪神座下，视香柱为度^{〔3〕}，名曰“跪香”。才视众中有女郎，年十七八而美，悦之。作为香客，近女郎跪；又伪为膝困无力状，故以手据女郎足。女回首似嗔，膝行而远之。才又膝行近之，少间，又据之。女郎觉，遽起，不跪，出门去。才亦起，出履其迹^{〔4〕}，不知其往。

心无望，怏怏而行。途中见女郎从媼，似为女也母者。才趋之。媼女行且语。媼云：“汝能参礼娘娘，大好事。汝又无弟妹，但获娘娘冥加护^{〔5〕}，护汝得快婿^{〔6〕}。但能相孝顺，都不必贵公子、富王孙也。”才窃喜，渐渍诘媼^{〔7〕}。媼自言为云氏，女名翠仙，其出也。家西山四十里。才曰：“山路澹^{〔8〕}，母如此蹢蹢^{〔9〕}，妹如此纤纤，何能便至？”曰：“日已晚，将寄舅家宿耳。”才曰：“适言相婿不以贫嫌，不以贱鄙，我又未婚，颇当母意否？”媼以问女，女不应。媼数问，女曰：“渠寡福，又荡无行，轻薄之心，还易翻覆。儿不能为媼伎儿作妇^{〔10〕}。”才闻，朴诚自表，切矢皦日^{〔11〕}。媼喜，竟诺之。女不乐，勃然而已。母又强拍咻之^{〔12〕}。才殷勤，手于橐^{〔13〕}，觅山兜二^{〔14〕}，昇媼及女，已步从，若为仆。过隘，辄呵兜夫不得颠摇动，良殷。

俄抵村舍，便邀才同入舅家。舅出翁，妗出媪也。云兄之嫂之〔15〕。谓：“才吾婿。日适良，不须别择，便取今夕。”舅亦喜，出酒肴饷才。既，严妆翠仙出，拂榻促眠。女曰：“我固知郎不义，迫母命，漫相随〔16〕。郎若人也，当不须忧偕活。”才唯唯听受。明日早起，母谓才：“宜先去，我以女继至。”才归，扫户闼。媪果送女至。入视室中，虚无有。便云：“似此何能自给？老身速归，当小助汝辛苦。”遂去。

次日，有男女数辈，各携服食器具，布一室满之，不饭俱去，但留一婢。才由此坐温饱，惟日引里无赖，朋饮竞赌，渐盗女郎簪珥佐博。女劝之不听，颇不耐之，惟严守箱奁，如防寇。一日，博党款门访才〔17〕，窥见女，适适惊〔18〕。戏谓才曰：“子大富贵，何忧贫耶？”才问故。答曰：“曩见夫人，实仙人也。适与子家道不相称。货为腰，金可得百；为妓，可得千。千金在室，而听饮博无资耶〔19〕？”才不言，而心然之。归辄向女歛歛，时时言贫不可度。女不顾，才频频击桌，抛匕箸〔20〕，骂婢，作诸态。

一夕，女沽酒与饮〔21〕，忽曰：“郎以贫故，日焦心。我又不能御穷，分郎忧，中岂不愧作〔22〕？但无长物，止有此婢，鬻之，可稍稍佐经营〔23〕。”才摇首曰：“其直几许？”又饮少时，女曰：“妾于郎有何不相承〔24〕？但力竭耳。念一贫如此，便死相从，不过均此百年苦，有何发迹？不如以妾鬻贵家，两所便益，得直或较婢多。”才故愕言：“何得至此？”女固言之，色作庄。才喜，曰：“容再计之。”遂缘中贵人〔25〕，货隶乐籍〔26〕。中贵人亲诣才，见女，大悦，恐不能即得，立券八百缗〔27〕，事滨就矣〔28〕。女曰：“母以

婿家贫，常常萦念。今义断矣，我将暂归省。且郎与妾绝，何得不告母？”才虑母阻。女曰：“我顾自乐之^{〔29〕}，保无差贷^{〔30〕}。”才从之。

夜将半，始抵母家。挝闼入^{〔31〕}，见楼舍华好，婢仆辈往来憧憧^{〔32〕}。才日与女居，每请诣母，女辄止之，故为甥馆年余^{〔33〕}，未曾一临岳家。至此大骇，以其家巨，恐媵妓所不甘也。女引才登楼上。媼惊问：“夫妻何来？”女怨曰：“我固道渠不义，今果然！”乃于衣底出黄金二铤置儿上^{〔34〕}，曰：“幸不为小人赚脱^{〔35〕}，今仍以还母。”母骇问故。女曰：“渠将鬻我，故藏金无用处。”乃指才骂曰：“豺鼠子！曩日负肩担，面沾尘如鬼。初近我，熏熏作汗腥，肤垢欲倾塌，足手皴一寸厚^{〔36〕}，使人终夜恶^{〔37〕}。自我归汝家，安坐餐饭，鬼皮始脱。母在前，我岂诬耶？”才垂首，不敢少出气。女又曰：“自顾无倾城姿，不堪奉贵人；似若辈男子，我自谓犹相匹。有何亏负，遂无一念香火情^{〔38〕}？我岂不能起楼宇、买良沃？念汝僮薄骨、乞丐相^{〔39〕}，终不是白头侣！”言次，婢姬连衿臂^{〔40〕}，旋旋围绕之。闻女责数，便都唾骂，共言：“不如杀却，何须复云云！”才大惧，据地自投，但言知悔。女又盛气曰：“鬻妻子已大恶，犹未便是剧^{〔41〕}；何忍以同衾人赚作娼！”言未已，众毗裂，悉以锐簪剪刀股攒刺胁髀^{〔42〕}。才号悲乞命。女止之曰：“可暂释却。渠便无仁义^{〔43〕}，我不忍其齧觫。”乃率众下楼去。

才坐听移时，语声俱寂，思欲潜遁。忽仰视见星汉，东方已白，野色苍莽，灯亦寻灭^{〔44〕}。并无屋宇，身坐削壁上，俯瞰绝壑，深无底。骇绝，惧堕。身稍移，塌然一声，坐石崩坠。壁半有枯横焉，胷不得堕，以枯受腹，手足无着。下

视茫茫，不知几何寻丈^{〔45〕}。不敢转侧，嗥怖声嘶，一身尽肿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力俱竭。日渐高，始有樵人望见之，寻缒来，缒而下，取置崖上，奄将湫毙^{〔46〕}。昇归其家。至则门洞敞，家荒荒如败寺，床簏什器俱杳^{〔47〕}，惟有绳床败案^{〔48〕}，是己家旧物，零落犹存。嗒然自卧^{〔49〕}。饥时，日一乞食于邻。既而肿溃为癰。里党薄其行，悉唾弃之。才无计，货屋而穴居。行乞于道，以刀自随。或劝以刀易饵，才不肯，曰：“野居防虎狼，用自卫耳。”后遇向劝鬻妻者于途，近而哀语，遽出刀，擎而杀之^{〔50〕}，遂被收。官廉得其情^{〔51〕}，亦未忍酷虐之，系狱中，寻瘐死^{〔52〕}。

异史氏曰：“得远山芙蓉^{〔53〕}，与共四壁，与以南面王岂易哉？己则非人，而怨逢恶之友^{〔54〕}，故为友者不可不知戒也。凡狹邪子诱人淫博^{〔55〕}，为诸不义，其事不败，虽则不怨，亦不德。迨于身无襦、妇无裤，千人所指，无疾将死，穷败之念，无时不萦于心，穷败之恨，无时不切于齿，清夜牛衣中^{〔56〕}，辗转不寐，夫然后历历想未落时，历历想已落时，又历历想致落之故，而因以及发端致落之人；至于此，弱者起，拥絮坐沮，强者忍冻裸行，篝火索刀^{〔57〕}，霍霍磨之，不待终夜矣。故以善规人，如赠橄榄；以恶诱人，如馈漏脯也^{〔58〕}。听者固当省，言者可勿惧哉！”

注 释

〔1〕 岱：泰山的别称。

〔2〕 优婆夷、塞：即“优婆夷”、“优婆塞”，梵语，指信仰佛法的女人和男人。

〔3〕 视香炷为度：以一根香燃完为跪拜时间长短的标准。炷，燃烧。度，标准。

- 〔4〕 履其迹：跟随她的行踪。履，践踏。
- 〔5〕 冥：暗中。
- 〔6〕 快：好。
- 〔7〕 渐渍（zì）：渐渐靠近。渍，浸。
- 〔8〕 渚（sè）：同“涩”。这里是形容山路难走。
- 〔9〕 蹢躅（sù sù）：小步艰难的样子。
- 〔10〕 遇伎儿：猥琐肮脏的人。
- 〔11〕 切矢嫩（jiǎo）日：急切地对着一明亮的太阳起誓。矢，通“誓”。嫩日，明亮的太阳。
- 〔12〕 拍昧（xiū）之：拍着呵着她，是一种暗带强迫的安慰动作。
- 〔13〕 手于囊：把手插在衣袋里。这里指往衣袋里掏钱。囊，袋子。
- 〔14〕 山兜：山区用的一种轿子。
- 〔15〕 兄之嫂之：叫哥哥叫嫂嫂。这里是“称之为兄”、“称之为嫂”的意思，“兄”、“嫂”都作动词用。
- 〔16〕 漫：姑且，权且。
- 〔17〕 博党：赌徒。
- 〔18〕 适适（tì tì）：形容吃惊的样子。
- 〔19〕 听：让。
- 〔20〕 匕箸：勺和筷子。匕，饭勺，匙子。
- 〔21〕 沽：买。
- 〔22〕 中：心里。
- 〔23〕 佐经营：有助于发展事业。佐，帮助。
- 〔24〕 承：答应，顺从。
- 〔25〕 中贵人：即“中贵”。参见《鹖鹑》注〔4〕。
- 〔26〕 货隶乐（yuè）籍：卖做官妓。乐籍，本指乐部官妓的名册，后来指妓院。
- 〔27〕 立券：签署契约。缗：原指串钱用的绳子，引申为成串的铜钱，每串一千文，叫“一缗”或“一贯”，也叫“一吊钱”。
- 〔28〕 滨就：快要成功了。滨，接近。就，成。
- 〔29〕 顾：不过。
- 〔30〕 差贷（tè），差错。贷，通“忒”，失误。

- [31] 闾阖：蔽门。闾，门。
- [32] 憧憧 (chōng chōng)：形容往来不停的样子。
- [33] 甥馆：原指女婿的住所，这里借指女婿。甥，古时对女婿的称呼。
- [34] 底：里。
- [35] 赚脱：骗去。赚，欺骗。
- [36] 皴：指皮肤上积存的污垢。
- [37] 恶 (ě)：恶心。
- [38] 香火情：原指焚香盟誓的情谊，后来习惯指夫妇间的感情。
- [39] 念：考虑。儇薄：轻薄。
- [40] 连衿臂：挽着手臂。衿，挽结。
- [41] 刷：甚，利害。
- [42] 攒 (cuān) 刺肋脰：集中刺他肩臂下面突起的皮肉。攒，集中。脰，突起的皮肉。
- [43] 便：即便。
- [44] 寻：不久。
- [45] 寻：古时的量度单位，八尺为一寻。
- [46] 奄：气息微弱。渣 (kē)：忽然，立刻。
- [47] 簠 (lǔ)：竹篾编的盛物器。
- [48] 绳床：一种穿有绳索、可以折叠的椅子。
- [49] 嗒 (tà) 然：灰心丧气的样子。
- [50] 鞞 (ōo)：打，击。
- [51] 廉：查访，了解。
- [52] 瘐 (yǔ) 死：囚犯病死在监狱中。
- [53] 远山芙蓉：形容女子的美貌。远山，眉毛象远山一样青翠。芙蓉，脸色象芙蓉一样美丽。
- [54] 逢恶之友：善于逢迎并勾引人做坏事的朋友。
- [55] 狎邪子：狎妓的人。邪，同“斜”。狎邪，原指小路、曲巷。由于从前的妓院多半设在曲巷之内，后来就常以“狎邪子”代指狎妓的人。
- [56] 牛衣：为牛御寒之物，如蓑衣之类，用麻或草编成。这里指穷困的境遇。《汉书·王章传》载：“章疾病，无被，卧牛衣中……”

【57】篝火：把灯火放在笼里，也就是打着灯笼。篝，笼子，这里作动词用。

【58】漏脯：沾有房屋的漏水的干肉，传说这种肉有毒。

今 译

梁有才原是山西人，流落到济南府，靠做小买卖为生。家中没有妻子儿女，也没有田地财产。有一天，他跟着村里的人去游泰山。春夏之交的泰山，烧香拜佛的人络绎不绝。善男信女们聚集百十来人，跪在神像下面祈祷，等燃完一炷香才起来，叫做“跪香”。梁有才看见跪香的人当中有位姑娘，约有十七八岁，长得很漂亮；他心里暗暗高兴，就也装作香客，跪在这位姑娘身后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假装两膝无力支持的样子，故意用手捏住姑娘的脚。姑娘回头，有些生气，往前跪行几步，离开了他。有才也跪行几步靠过去；不一会儿，又捏住她的脚。姑娘觉察到他不怀好意，立刻站起来，也不再跪香，出门走了。有才赶紧起来，出门跟踪，但不知她往哪个方向去了。

有才心里非常失望，无精打采地走着。忽然发现那姑娘跟着一位老太太在走，老太太好象是她母亲。有才赶紧跟上去，听见老太太和姑娘在边走边聊。老太太说：“你这次能给碧霞元君娘娘进香，是件大好事。你又没有弟兄姐妹，只望娘娘暗中保佑你，保佑你找个称心如意的好丈夫。只要能互相体谅，倒不一定挑富贵人家的子弟。”有才听了暗自高兴，就逐渐靠近问老太太姓名。老太太自称姓云，姑娘名叫翠仙，是她亲生的女儿，家住山的西边四十里。有才说：

“山路很难走，大娘您走路这么艰难，这位妹子身体又这么

柔弱，什么时候才能到家呢？”老太太说：“天已不早了，打算到地舅舅家住一晚上。”有才又说：“刚才您老人家说，挑选女婿不嫌弃贫贱，我还没结婚，看我合不合您老人家的心意？”老太太问翠仙，翠仙不说话。老太太又问了几次，翠仙才说：“他福分浅薄，行为放荡，作风轻佻，容易反复无常，我不能给这种浪荡子做媳妇。”有才听了，赶紧表白自己又朴实又真诚，并急切地面对太阳发誓。老太太听了十分高兴，竟答应了这门亲事。翠仙很不乐意，气得变了脸色，可是毫无办法。老太太拍着翠仙的肩膀，一边抚慰，一边呵斥。有才赶忙献殷勤，从口袋里掏出些钱来，雇了两乘小轿，抬着老太太和翠仙，自己跟在轿子后面走，就象仆人一样。经过险要处，就责令轿夫不准颠簸摇晃，真是殷勤极了。

过了不久，来到一座村庄，老太太便带着有才一同进入翠仙的舅舅家。舅父是个老头，舅母也是老太太了。翠仙的母亲叫过哥哥和嫂嫂，然后说：“有才是我的女婿。今天正是黄道吉日，也不必另择日子了，就选今晚给他们成亲吧！”舅父一听也很高兴，就置办酒菜款待有才。饭后，把翠仙打扮得漂漂亮亮，送进洞房，整理好床铺，催促他们休息。翠仙对有才说：“我本来知道你不够仁义，但迫于母命，姑且跟你过吧。你若是个正派人，就不必担心今后的共同生活。”有才连连称是。第二天早晨，老太太对有才说：“你先回家去吧，我和翠仙随后就到。”有才回到家里，打扫了房屋，老太太果然把翠仙送来了。进入屋内一看，家里空荡荡的，什么也没有，就说：“象这样怎么能过日子？我得赶紧回家去，想法稍微帮助你们解决些困难。”说完就走了。

第二天，有几个男女仆人送来一些衣服、食品、器皿和用具，把整个屋子布置得满满的，没有吃饭就都走了，只留下一个丫鬟伺候翠仙。有才从此饱食终日，无所事事，就成天招引街坊邻里那些游手好闲的人，聚到一起饮酒赌博。渐渐地钱输光了，就偷翠仙的簪环首饰去做赌本。翠仙多次劝他也不听，还很不耐烦，翠仙只有严密地看守着自己的箱子和首饰匣，就象防小偷那样。有一天，一个赌徒来找有才，偷偷瞅见了翠仙，非常惊讶，就开玩笑说：“你真是大富大贵啊，怎么还忧愁穷困呢？”有才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。那人说：“刚才见到你的夫人，真象天仙一样！这和你的家境也太不相称了。如果把她卖给有钱人家做妾，可以得到百金；卖做妓女，可以得千金。你有千金在家，还愁饮酒赌博没有钱吗？”有才虽然没有说什么，但心里认为他讲得很有道理。从此以后，有才回到家里就在翠仙面前唉声叹气，常常抱怨穷日子没法过。翠仙不理睬，他就经常敲桌子，扔汤匙，甩筷子，骂丫鬟，故意做脸色给人看。

有天晚上，翠仙准备了些酒菜陪他饮酒，忽然说：“郎君由于家中贫困天天焦虑，我又不能解决困难为你分忧，心里怎能不惭愧呢？但我身边又没有多余的东西，只有这个丫鬟，把她卖了，还可稍微贴补家里一点开支。”有才摇摇头说：“她值几个钱？”饮了一会儿酒，翠仙又说：“对自己的丈夫，我什么不能答应？只是办法都想尽了。我想，既然穷到如此地步，就是跟你到死，也不过共同分担这辈子的苦，还能有什么好日子呢？不如把我卖给富贵人家，对你我都有好处，得到的钱可能比卖丫鬟要多一些。”有才故意装出吃惊的样子说：“何至于到这种地步！”翠仙坚持自己的

意见，并装出严肃认真的样子。有才暗自高兴，说：“再商量商量吧！”事后他就托有权势的太监把翠仙卖到宫中做歌妓。太监亲自到有才家，一见翠仙，非常满意，惟恐不能马上到手，就立了个八百吊钱的契约。事情眼看就要办成了，这时翠仙说：“我母亲因为你家里穷，经常惦记。现在我们的情义断了，我准备暂时回娘家去看看母亲。何况你已经把我卖了，哪能不告诉母亲一声呢？”有才担心老太太阻拦此事，翠仙说：“这是我自己乐意的事，保准不会出差错。”有才于是同意跟她走一趟。

快到半夜了，他们才到达翠仙的娘家。叩门进去，只见楼台房屋很华丽漂亮，使女仆人来来往往。有才和翠仙结婚后，每次提出来看望岳母，都被翠仙阻止了，所以，当了一年多女婿，还没到岳母家来过一次。现在见此情景，大吃一惊，怕翠仙因为娘家有钱，不甘心去做妾当妓。翠仙领着有才上了楼，老太太惊疑地问道：“你们夫妻二人来干什么？”翠仙埋怨说：“我原来就说他不讲道义，现在果然如此！”于是从衣袋里拿出两铤黄金放在桌上，说：“幸好没被这个小人骗去，现在仍然把它还给母亲。”老太太惊异地问是怎么回事，翠仙说：“他要把我卖了，收藏这些金子再也没有用处了。”于是指着有才骂道：“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！过去你每天挑着担子沿街叫卖，脸上沾满尘土象鬼一样。开始接近我时，汗臭熏人，身上的泥土直往下掉，手脚上的污垢有一寸厚，让人整夜都恶心。自从我嫁到你家，你坐吃不动，这层鬼皮才脱掉。母亲在面前，我难道是冤枉你吗？”有才低垂着头，连大气都不敢出。翠仙又说：“我自知没有倾城倾国貌，不配去侍奉贵人，但象你这样的男人，我自认为还是

配得上的。我有什么地方亏待了你，竟连一点夫妻感情都不顾？我难道不能盖高楼、买良田？是因为我早就看出你这副轻薄的骨头，讨饭的长相，终究不是可共白头的伴侣！”说话间，婢仆们纷纷赶来，手挽着手把有才层层围在中间。听到翠仙斥责数落他，也跟着唾骂，齐声说：“不如杀了他，何必这样跟他费话！”有才吓得够戗，赶紧趴在地上叩头，一个劲儿地说自己错了。翠仙又气愤地说：“卖妻子就够恶劣的了，但还不是最坏的。你怎么能忍心把妻子卖去当妓女！”话还没说完，婢仆们气得眼角都瞪裂了，全都用尖利的簪钗、剪刀扎刺他的肩臂。有才疼得一边喊叫一边哀求饶命。翠仙制止她们说：“暂时把他放了吧。他就是不仁不义，我也不忍心看他吓得发抖。”于是领着大家下楼去了。

有才坐在楼上听了一会儿，说话声和其他声音都没有了，就想偷偷溜走。忽然抬头一看，只见满天星斗，东方已经发白，四野莽莽苍苍，不久灯也灭了。有才这才发现，这里并没有什么房屋，而自己正坐在悬崖峭壁上。低头一看，山涧深不见底。他吓坏了，生怕自己摔下去。他的身子稍微一动，只听轰隆一声，就跟着坐着的山石坠了下去。悬崖的半腰有枯树枝横着，他正好挂在树上，枯枝托着他的肚子，手脚悬在半空。只见下面烟雾茫茫，不知有几千丈。他一点儿也不敢转动，连号带吓，声音嘶哑，周身全肿了，眼耳鼻舌以致全身，一点力气也没有了。太阳渐渐升高，他才被打柴的樵夫发现。樵夫找来一条绳子放下去，把他拉到崖上时，他已经只剩一口气了。有才被人抬回家，到家一看，房门大开，荒凉如同破庙，家具什物都没有了，惟有自己家的旧椅破桌，还零零落落地乱扔着。有才心灰意冷地躺着，肚子

饿了，就向邻居们讨点吃的。后来，身上肿胀的地方都破溃成了脓疮。同村人鄙薄他的行为，全都讨厌他。有才没有办法，就把房子卖了，住在山洞里。每天在路上讨饭，随身带着一把刀。有人劝他用刀换点吃的，他不肯，说：“我在山洞里住，防备虎狼需要用刀自卫。”后来，他在路上遇见了从前劝他卖妻的那个人，就走近那人，悲哀地向他诉苦，乘其不备，突然抽出刀来把那人杀了，于是他被关进了监狱。县官了解到他杀人的详情后，也没忍心用酷刑来虐待他，只是把他关在监狱里，不久他就病死在狱中。

小 谢

渭南姜部郎第^{〔1〕}，多鬼魅，常感人。因徙去。留苍头门之，而死；数易，皆死；遂废之。

里有陶生望三者，夙倜傥，好狎妓，酒阑辄去之。友人故使妓奔就之，亦笑内不拒^{〔2〕}；而实终夜无所沾染。尝宿部郎家，有婢夜奔，生坚拒不乱，部郎以是契重之。家素贫，又有“鼓盆之戚”^{〔3〕}；茆屋数椽^{〔4〕}，溽暑不堪其热^{〔5〕}。因请部郎，假废第^{〔6〕}。部郎以其凶故，却之。生因作《续无鬼论》献部郎^{〔7〕}，且曰：“鬼何能为！”部郎以其请之坚，诺之。

生往除厅事^{〔8〕}。薄暮，置书其中；返取他物，则书已亡。怪之，仰卧榻上，静息以伺其变。食顷，闻步履声，睨之，见二女自房中出，所亡书，送还案上。一约二十，一可十七八，并皆姝丽。逡巡立榻下，相视而笑。生寂不动。长者翘一足踞生腹，少者掩口匿笑。生觉心摇摇若不自持，即急肃然端念，卒不顾。女近以左手捋髭^{〔9〕}，右手轻批颐颊，作小哢。少者益笑。生骤起，叱曰：“鬼物敢尔！”二女孩奔而散。

生恐夜为所苦，欲移归，又耻其言不掩^{〔10〕}，乃挑灯读。暗中鬼影憧憧，略不顾瞻。夜将半，烛而寝。始交睫，觉人以细物穿鼻，奇痒，大嚏；但闻暗处隐隐作笑声。生不语，

假寐以俟之。俄见少女以纸条拈细股，鹤行鹭伏而至，生暴起呵之，飘窳而去；既寝，又穿其耳；终夜不堪其扰。鸡既鸣，乃寂无声，生始酣眠。

终日无所睹闻；日既下，恍惚出现。生遂夜炊，将以达旦。长者渐曲肱几上^[11]，观生读。既而掩生卷。生怒捉之，即已飘散；少间，又抚之。生以手按卷读。少者潜于脑后，交两手掩生目，瞥然去，远立以哂。生指骂曰：“小鬼头！捉得便都杀却！”女子即又不惧。因戏之曰：“房中纵送^[12]，我都不解，缠我无益。”二女微笑，转身向灶，析薪浚米^[13]，为生执爨^[14]。生顾而奖曰：“两卿此为，不胜慙跳耶^[15]？”俄顷粥熟，争以匕、箸、陶碗置几上。生曰：“感卿服役，何以报德？”女笑云：“饭中搜合砒、鸩矣^[16]。”生曰：“与卿夙无嫌怨，何至以此相加？”噉已，复盛，争为奔走。生乐之，习以为常。

日渐稔，接坐倾语，审其姓名。长者云：“妾秋容，乔氏，彼阮家小谢也。”又研问所由来。小谢笑曰：“痴郎！尚不敢一呈身，谁要汝问门第，作嫁娶耶？”生正容曰：“相对丽质，宁独无情？但阴冥之气，中人必死。不乐与居者，行可耳；乐与居者，安可耳。如不见爱^[17]，何必玷两佳人？如果见爱，何必死一狂生？”二女相顾动容。自此不甚虐弄之；然时而探手于怀，捋裤于地，亦置不为怪。

一日，录书未卒业而出，返则小谢伏案头，操管代录^[18]。见生，掷笔睨笑。近视之，虽劣不成书，而行列疏整。生赞曰：“卿雅人也！苟乐此，仆教卿为之。”乃拥诸怀，把腕而教之画。秋容自外入，色乍变，意似妒。小谢笑曰：“童时尝从父学书，久不作，遂如梦寐。”秋容不语。